逐梦

这山上坡下，这泉水潺潺……

李春雷

2019年8月，刘昌法第四次担任扶贫驻村第一书记时，他已五十七岁，驻村七年。

五十岁之前，刘昌法在山东省淄博市委，多年从事理论工作。在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的大潮中，他热情难抑，主动申请到贫困村挂职。在博山区上小峰村，他靠发展乡村农家乐，帮助这个村摆脱了贫困。接着，他又先后担任两个贫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，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。

彼时，再有三年就要退休的他，已经不习惯城市生活。索性，就把余下的工作时间全部留给农村吧。

于是，他来到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东东峪村，走马上任，任期两年。

一

东东峪村，位于泰沂山脉深处。

环村皆山，山中有泉，泉水潺潺，风景秀丽。但由于远离城市，交通不便，这里千百年来，难拔穷根。小村像一个黑黑瘦瘦的憨娃，仰躺在深山怀抱，酣睡。

刘昌法进村后，像过去一样，首先走访贫困户。走访时携带“四件宝”：便民卡、数百元现金、一支笔和几张白纸。

为什么这样呢？

前三者易于理解：每入户，首先递上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便民卡；遇到一时窘迫的村民，就送上一二百元救急；笔呢，为了记录。唯有白纸，让人费解。

有人说：“刘书记，带个笔记本，多方便啊。”

他说：“那样虽然方便，但老百姓不习惯。你当面掏出笔记本，郑重其事。他们本想说说心里话，也会咽回去。”

所以，他只是随身携带几张白纸。交谈时，随手记要点。回到宿舍，再认真回忆，誊写到笔记本上。

十多天时间，各家的情况和困难，都熟悉了。

全村近三百户、八百余人，耕地近千亩，林地五千余亩，主要种植玉米、小麦和谷子。树呢，以杏、山楂、柿子、花椒为主。小村2014年被确定为省级贫困村，贫困人口最多时超过四百人。还有一些人家靠政策兜底，收入不稳定。

他边走边想：必须培育产业！

可是，培育什么产业呢？

与大家交谈，都摇头：咱这穷沟沟，什么资源也没有啊。

他想，这大山，不就是最好的资源吗？

二

俗话说，靠山吃山。可这“穷山”，如何吃呢？

刘昌法听闻，村里有一个中年人叫朱全祥，原在淄博市内经商，能力强，人脉广，最近回到村里，准备重新创业。

他主动找上门去。

朱全祥本想回村开发乡村旅游，建造精品民宿，自行经营。但开工后，难题接踵而来：自建房屋，建设用地有限，没法做大做强；租用民房，老百姓不理解，也不配合。一时进退两难。

巧了，刘昌法多年来潜心研究、实践的，正是乡村旅游。

过去，游客入住农家乐，睡农家炕、吃农家饭，图新鲜、图方便。现在，游客希望住得舒适、吃得放心。精品民宿，算是农家乐的升级版。朱全祥的方向对了，只是经营方式上需要“与时俱进”。

刘昌法开导说：有句话说得好，“独行快，众行远”。以你的能力和见识，相信你自己单干，一定能干好。但如果以你为龙头，成立一个共同经营、按股分红的合作社，既可造福乡亲、共同富裕，又顺应了时代潮流、放大了人生价值，岂不更好？

但股份合作，需要投资，村民们愿意参与吗？

刘昌法说：“这个工作由我来做，你只管做好技术和管理支持。”

于是，总体思路确定：朱全祥投资建造一个作为总部的接待中心，负责对外联络，承接部分游客；再在村里发展一批农户，把他们的闲置房屋改造为精品民宿，并实行统一标准、统一管理。

合作农户的条件：有闲房，有适量启动资金，有利落能干的女主人。

思路确定了，执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。

村民们想不通：咱们这偏僻落后的穷山村，能吸引城里人常住常吃常玩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

刘昌法话不多讲，租下一辆大巴车，邀请大家到自己第一个扶贫村——上小峰村，以及其他旅游示范村参观。

一路上，看着人家的富裕，想着自家的贫穷，村民们动心了。

刘昌法告诉大家，主体投资由朱全祥负责，各家改造另有补助，更有上级支持咱们。客源呢，也可以保障。听到这些，大家纷纷报名，定下十五户。

可是，好事多磨。开工之前，由于房屋改造需要大笔投资，不少人又犹豫、撤出了。

最后，只剩五户。

三

2020年6月，接待中心建设和民宅改造陆续完工。

为了保证民宿品质，合作社参照城市宾馆标准，配置民宿用品设施。刘昌法争取了一笔扶持资金，用于补贴。

与此同时，刘昌法请来专家，对农家大嫂进行全面培训。从仪容仪表到文明用语，从清洁清扫到铺床叠被，规范每一个细节。

村民朱永翠，五十五岁，初中文化，丈夫务农，两个孩子外出打工，家有六间闲房。之前生活贫困，她心情郁闷，不爱收拾，院子堆满废旧物品，桌面厚厚一层灰尘。乍一看，她不适合入社，但没有别人报名啊。而且，这个女人，有一颗不甘的心。

整个培训期间，刘昌法全程陪同，看着培训师手把手教学，一遍又一遍，一场又一场。培训师休息的间隙，刘昌法亲自上阵演练，一会儿扮演房东，一会儿模拟房客，满头大汗，不厌其烦。

培训火热之际，经营筹备也紧锣密鼓。一个问题浮出水面：精品民宿，对外推广，取什么名字呢？

叫观山小院吧，有山的地方太多了，似乎体现不出这里水的温柔；称听泉人家吧，有水的农村也数不胜数，好像又忽略了此地山的坚强。

刘昌法日思夜想，熬红了眼。一个生动的名字，就是最直接的形象代言啊！

叮咚！叮咚！窗外的泉水，正一滴一滴落在石头上。

那撞击的声音，令人似有所悟！

叮咚小院！一个韵味十足又朗朗上口的名字，应运而生。

马上注册。

接待中心通过网络和各种渠道，统一用“淄博叮咚小院民宿”的名义，开始向外界宣传，吸引客人。至于“旗下”各个民宿，则由主人灵活取名。

从2020年7月开始，“山水居舍”“泉溪人家”“秀水雅居”，陆续开张。

还是说说朱永翠的“枫山小筑”吧。

她家的六间闲房，投资十五万元装修，其中合作社补助三万多元。按照宾馆模样，划分标间、大床房和亲子间。

半年“修炼”，身心俱变。现在的朱永翠，浑身利利索索、清清爽爽，举手投足，完全是职业女性模样。她的小院，一天三洒扫。家具更是时时擦拭，光亮如镜。

按照统一安排，“枫山小筑”，“十一”开业。前一天，朱永翠像办喜事一样，一直忙碌到半夜。

第二天凌晨5点，刘昌法就来了。合作社已经联系好，第一位客人，9点入住。

刘昌法细细查看，处处光光亮亮、一尘不染。又用手掌分分寸寸地抚摸，猛然发现白色开关上有一块硬斑，原来是装修时的白漆，不易发现，水擦不去。

他皱皱眉，看着朱永翠。不是批评，胜似批评。

朱永翠，脸红了，低下头。

刘昌法掏出水果刀，轻轻地刮。再用掌心，细细打磨。好一会儿，他才深深地舒一口气，笑了……

五家分店，全部开业，统一上网，分别挂牌。接待中心率领着这五家民宿，在山坡上欢迎四方宾朋。

“叮咚小院”，声名渐起……

四

远近游客，慕名而来。小村沉寂多年的美景，也在游客面前渐次展开。

惊蛰刚过，山上消融的冰凌伴着纤弱的溪水，开始弹拨起春的琴弦。仿佛一夜间，迎春花、连翘花们悄悄登场了，处处鹅黄，满眼明媚。

明黄的“火焰”引燃了百花盛开。于是，春天的鲜艳便排山倒海而来：粉白的杏花、火红的桃花、粉红的海棠花、菊黄的鼠麹草花……

最多的，当然是杏花，累计数百亩。杏仁，曾是小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
刘昌法喜欢在这个季节站在村头，眺望满山粉白。走上山去，但见大大小小的花儿，像一张张笑脸在风中摇曳。花儿凋谢，落在山坡上，聚在石缝中，栖在低凹处，仿佛厚厚的积雪。

4月下旬，杏花落尽，枝头青果累累。6月杏熟，妇女和孩子们挥舞长竿扑打。杏子们“噼里啪啦”落下，像橙色乒乓球，在地上蹦蹦跳跳。用手一捏，杏核蹦出来，跳到小篮里，再在雪亮的阳光下晒干。而后的日子里，全家人围坐一起，用小铁锤，砸杏核，取杏仁。三斤杏核出一斤杏仁。最多的一户，一个季节砸出一千公斤。

整个夏天，山坡上、果树下、角角落落，到处是黄花菜、野蒜、青青菜、仁青菜等等。最独特的是河菜，又名泉水菜，只生长在无污染的泉水边。青青叶，嫩嫩茎，拌上野蒜和野韭菜，味道鲜极，是多少游客的心头好。

一夜秋风起，涂黄又涂红。大自然挥舞着最奢侈的油彩，染尽群山层林，绘出一幅幅瑰丽的油画。

这时候，满山瓜果，渐次成熟。南瓜大大咧咧横在地里，不小心，绊你一个趔趄。刘昌法穿行在村路上，和路过的村民打着招呼，人人脸上都带着丰收的喜悦。一朵朵秋海棠粉红色，宛若娃娃脸。柿子红彤彤、黄澄澄，如灯笼，照耀着素朴的小村和朴素的人们。

其实，小村更美是泉水。

泉水从村东大山深处汩汩而出，一路汇流成溪，穿过小村，向西流去。

小村沿溪而建。溪边遍布泉眼，喷珠溅玉。泉水熬出的大米或小米粥，香甜绵稠。更宜泡茶，格外清香。

如此泉村，中国北方，实在少见。许多游客选择节假日或休息时间，来这里小住。饮山泉水，食山野菜，临别时还可灌几桶山泉水，满载而归。

杏树下、岩石上，一杯土酒，两盘野蔬，听着山风，看着山色，慢斟细品，快哉快哉。

五

“叮咚小院”，生意兴隆。很快，又有五户村民参与进来。

2020年12月，朱全祥出任村党支部书记。

截至2021年底，“叮咚小院”营业收入超过一百五十万元。朱永翠的“枫山小筑”，开业以来，赢利超过五万元。

民宿生意兴旺，引来“众鸟返巢”。二十五岁的大学毕业生杜玉焱主动回村，做起了民宿管理；而在城里做生意的魏铭慧，也到合作社当起了运营经理。

刘昌法和朱全祥商量，争取把合作社扩大到二十户左右，使全村具备同时接待三百人的能力。

在实践中，刘昌法进一步认识到，壮大集体经济，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。只是，新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探索新模式，必须大家参与，共同监督。

方向明确，努力便更有准星。

他们利用现有集体收入，加上国家支持，在继续开发精品旅舍的同时，进行多元化开拓。河边一片房屋经过提升改造，建成酒吧、酒坊和咖啡屋一条街。

“我喜欢在家酿酒，游客品尝后纷纷购买，把去年的库存全买光了，还在微信上下订单。”村民魏宝存兴奋地说。

杜元富夫妻俩多年患病，几乎失去劳动能力。刘昌法在为他们争取到政府保障的同时，又利用相关政策的专项资金，免费帮他们建起一个茶馆。

这些设施，全部由村集体投资，两年之内，不收租金，店主只负责水电费。

刘昌法和朱全祥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，那就是对周边区域进行综合开发，打造一个集康养、旅游、文化、天然泉水、生态农业于一体的生态康养旅游区，带动更多村庄，走向振兴……

2021年2月，刘昌法荣获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”称号。6月，他又被授予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

而刘昌法每天仍旧忙碌。山上坡下、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，到处留下他的脚印。

村民说：“刘书记，你为俺村跑了多少路、操了多少心啊。”

刘昌法笑道：“我生来就是跑腿的命，一天不跑，浑身烦躁。退休以后，再休息吧。”

2021年7月，刘昌法的两年驻村任期本应结束。先后挂职四任第一书记的他，已经下乡九年，真的该回城了。

可他，实在离不开这片热土了。

他毅然放弃了回城工作的机会，再一次向组织郑重申请：继续留任！

于是，他第五次出任驻村第一书记。

他下定决心：即使退休，也不回城。

就这样，驻村，做荣誉村民，永远！

题图为东东峪村远眺。

左图为东东峪村民宿一角。

朱全祥摄

版式设计：赵偲汝

泥土芬芳

与稻田重逢

谢枚琼

儿时记忆里，散布在村子里的每一块稻田，都像家里的孩子一样，有自己的名字。村里人的心思似乎都扑在稻田里，唤起孩子的名字，一贯粗嗓门，而说到稻田呢，开口闭口则是“俺家的长丰大丘”“屋门口的三湾丘”……完全是一副温柔的声调。

老家地处丘陵地带，在村子起伏的版图上，稻田呈现出极不规则的形态，大小不一。村民往往按其形状和所在地，给一丘丘稻田命名。三角形的就叫三角丘，长方形的就叫长条丘，荷叶状的叫荷叶丘，碟子状的干脆叫碟子丘。那丘最大的田，叫长丰大丘。弯弯曲曲的，就叫大湾丘。在昌蒲洼的田就叫昌蒲丘，在尖子山脚的就是尖子丘。从荒地上挥汗如雨地拓出几分田来的，那就叫新开丘好了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每一丘稻田即是每一家的孩子，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比喻。稻田像个碗，装着村子绵长的日子。

站在老屋门槛外，一抬眼就能看到长丰大丘。长方形，显得规整，面积也不小，足有五亩三分，这样的大田在小村里可不多见。大丘的上面就是椿树塘，只要塘里有水，这田里的收成就不愁了，所以叫它“长丰”还真不是没来由的。一脚踩进黑油油的泥里，一股爽溜溜痒滋滋的感觉从足底直抵心里头。长丰大丘以前可是谁家都想耕作的一块田。分田到户时，爷爷靠运气抓阄分得了长丰大丘，高兴得不亚于中了头彩，一天里少不了要去田边转上几趟。邻居槐三爷见了，半是调侃半是妒忌地讲：转什么转呢，别人又搬不走你的田。

田是好田，种田的亦是好手。爷爷在长丰大丘干得风生水起，一年两季里，稻子穗穗金黄饱满。

几年之后，村里对田地进行调整，这次爷爷没那么幸运了，长丰大丘被槐三爷家的后辈新初分去了，爷爷为此郁闷了好一阵子。其实，当时爷爷已八十高龄，即便身体再健康，也种不动长丰大丘了。可他还是喜欢到田边去转悠转悠，回来后总不忘和槐三爷唠叨几句，无非是让他提醒一下新初，田里要放水了，田里要治虫了，田里又要薅草了。有次新初随口回了一句：“老伯你就莫操长丰大丘的闲心喽。现在种田也有新法子了呢。”给爷爷呛得半天不吭声。自此，他的心思便转移到了自家屋后的菜地里。

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，村子里的年轻人如新初，大都加入打工的行列南下北上。一片热闹声中，稻田的名字逐渐变得暗淡。起始，两季稻改成一季，后来有的田连一季也不种了，任其杂草丛生。那时的爷爷经常搬把竹椅子倚门而坐，望着长丰大丘叹着气。椿树塘多年不曾清淤，塘堤也日渐破旧。

爷爷奶奶过世后，父母随我住到了县城，一年到头已难得回老家一趟。长丰大丘，以及那些曾经被村里人视为命根子的稻田，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淡去。只是父母还会在家里，不时提及一丘丘稻田的名字。母亲说：现在种田的政策其实挺好，不用交税，还有补贴，多好的事啊。父亲接过话题：像长丰大丘那么好的田，荒了真可惜。我理解和田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对于田地的那份情感。他们骨子里和爷爷一样，把自己的一生与田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父母的语气里自有一份难以排遣的无奈。母亲自言自语道：有什么法子呢？又没有哪个愿意来种。

阳春三月的一天，正是水桐花开的时节，母亲意外接到了新初打来的电话，说要来县城家里拜访。原来新初回到了村里老家，他不想再南下打工了，打算回来好好种田。田种少了也没意思，他要种更多的田，问母亲闲置在村里的田能不能让给他种。母亲一听，忙不迭地连连说：好啊，太好了，反正荒在那里，你要是能种，怎么不好呢？新初许诺，下次给家里送新米来。父亲在一旁搭话：“一粒米都不要你送，只管种好。”新初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，话也多了起来。他告诉母亲，现在种田可轻松多了，乡里面鼓励的举措多得很，力度也大得很。他已经添置了崭新的农机农具，什么耕整机、微耕机、插秧机、施肥机，都配了好几种了，政府给补贴了上万元，自己花不了几个钱。特别是乡里专门派了督导组下到村子里，帮着把基本水利建设搞好了。椿树塘的塘堤都抹上了水泥，再也不用担心会垮塌了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我驾车陪父母回家。父母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乡野田畴，满目的青色让他们的话匣子再也关不住了。他们指点着视野里那一丘丘稻田，大湾丘、四方丘、枫叶丘……像久别后的重逢，如数家珍。

他们最关心的当然还是长丰大丘。站在老屋前的地坪中，一眼就看见长丰大丘里浮起的那一层盈盈新绿，着实让他们一番惊喜。稻田的名字再度在小村叫响，一阵微风从田野上吹过来，我仿佛嗅到了稻花香的清新，让人陶醉。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大地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